

京师学术随笔



跨界交响

美学在艺术中历险



彭 锋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师学术随笔



跨界交响

美学在艺术中历险

彭 锋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界交响：美学在艺术中历险 / 彭锋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
(京师学术随笔)
ISBN 978-7-303-18369-2

I. ①跨… II. ①彭… III. ①艺术美学 -文集 IV. ①J0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 003446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
电子信箱 gaojiao@bnupg.com

KUAJIE JIAOXIANG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55 mm × 235 mm

印 张：23.25

字 数：325千字

版 次：2015年 1月第 1 版

印 次：2015年 1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8.00 元

策划编辑：曾忆梦 贾 静 责任编辑：赵雯婧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耿中虎

责任校对：李 菡 责任印制：陈 涛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前 言

美学与艺术的关系，很远，也很近。说很远，是因为它们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美学属于理论领域，艺术属于实践领域。说很近，是因为美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艺术。但是，不要以为美学以艺术为研究对象，就对艺术有发言权。其实美学家大多不懂艺术。这对美学来说，也算不上什么缺点。相反，可能还是一个优点，因为这样能够保持美学作为理论的纯粹性。

在艺术界中，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很少跟具体的作品和作家发生关系。很少有人用具体的艺术作品来验证美学理论。美学理论正确与否，与它自身的理论自治性有关，与具体艺术作品的验证关系不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美学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话语。与具体艺术作品发生关系的，多半不是艺术哲学，而是艺术批评。如果说艺术批评针对的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在具

体的作家作品后面，那么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就是在艺术批评的后面，可以说是后面的后面，因此有不少人将美学称之为批评批评或者元批评（meta-criticism）。由此，美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就清楚了，它们其实是隔着批评在遥遥相望。一个美学家可以判断艺术批评是否是好的批评，但不一定能够判断艺术作品是否是好的作品。换句话说，一个能够对具体的艺术作品做出准确判断的人，可以是一个好的批评家，但不必然就是一个好的美学家。我在很长时间里就是将自己训练成为一个标准的美学家。我的所有阅读和研究，都局限在理论的范围之内，而且只对理论有兴趣。即使是现在，我对任何缺乏理论性的话语都兴趣不大。我的理论兴趣，是纯粹的为理论而理论，跟实践毫无关系，它不需要实践检验。尽管北京大学的美学传统特别强调要有具体的艺术实践作为美学研究的支撑，如蔡元培强调艺术教育，宗白华强调艺术鉴赏，朱光潜更有“不通一艺莫谈艺”的说法，但是我对理论的兴趣，超过了对任何具体问题的解决和研究。理论的玄想让我着迷。

我从艺术哲学领域走出的第一步，自然是进入艺术批评领域，因为艺术批评比艺术作品离艺术哲学更近。表面看来，我进入艺术批评领域是因为我参与北京的艺术院校的教学工作。从1996年开始，我应邀在中央工艺美院讲授美学课程，后来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北京舞蹈学院、北京服装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美院讲课或讲座。特别是为中央美院造型学院博士生讲授西方艺术哲学课程，让我与中央美院的部分师生有了深入的接触。这个契机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作家和作品。于是，进入艺术批评领域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进入艺术批评领域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即理论自身的原因。今天回过头来看，现象学对我的美学理论的影响根深蒂固。尽管我后来也进入分析美学和实用主义美学领域，但现象学的气质始终存在。现象学的目的是回到事物本身。具体的作家和作品正是美学渴望接触的事物本身。同时，从实用主义美学的角度来说，好的理论在于成功地解决问题。美学领域的问题无非是

与鉴赏和创作有关的问题。我进入批评领域，接触具体作家和作品，实际上是受现象学和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学理论自身的内在要求。

我从事的艺术批评，严格说来叫美术批评，因为我并没有涉及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等艺术领域的批评。我最初在进行艺术批评的时候，说实话，对艺术家和艺术品并没有足够的了解和经验。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鉴赏家。我对自己的判断并不自信。经过了长达十年的经验积累，才逐渐培养起鉴赏家的眼光，相信自己的判断。理论无法代替这种经验积累。如果说今天我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鉴赏家的话，那么在十年之前我最多只是个业余爱好者。现在的问题是，业余爱好者也可以做艺术批评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艺术批评可以有多种类型，其中就包括来自业余爱好者或者艺术公众的批评，专家或者鉴赏家不能垄断艺术批评领域，因为艺术在终极意义上应该进入公众领域。在美学诞生的初期，法国美学家和批评家杜博斯曾经说过，有关艺术的判断，有教养的公众比专家更重要。由于我的研究领域是美学，我比一般有教养的公众更有优势，因为我可以直接将理论与作品连接起来而成为艺术批评。我最初的批评都是这种嫁接式的批评。在我的批评中，见不到我对艺术作品的经验报告，见到的多半是理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我后来才知道，这种批评模式在当代艺术领域中非常流行。因为当代艺术推崇的是观念，而不是审美经验；更推崇多元，而不强调标准。因此，解释取代评价，成了当代艺术批评的潮流。不过，就像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随着相关经验的积累，我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的东西更多，对艺术作品价值的判断也更加自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要改变我的批评风格。因为我希望我的批评只是铺路石，最终的判断需要公众自己去做。好的艺术批评，不是代替公众做判断，而是帮助公众做出自己的判断。这只是我的艺术批评一个方面的目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帮助艺术家澄清自己的思路，创作出更好的作品。因此，我的艺术批评不仅是写给艺术爱好者看的，而且是写给艺术家看的。

许多人在反驳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时都指出，艺术是人的天生要求，因此永远不会终结。尽管这种反驳理由比较朴素，在学术圈子里不太受到重视，因为哲学家总是希望找到更加精致和复杂的论证，但是有时候朴素的理由也很有力。的确这样，人生来就有艺术冲动，绘画、唱歌、舞蹈都是天生的艺术冲动的表现。尽管这种满足本能冲动的艺术与经过学院训练的艺术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这种本能冲动可以成为我们爱好艺术的基础。由此，我们可以区分两种艺术家，一种是职业艺术家，他们必须经过相应的训练，抱有成为艺术家的目的，艺术创作成为生活的基本内容；一种是业余艺术家，他们不以成为艺术家为目的，艺术创作只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其实，在中国美学传统中，业余艺术家往往享有比职业艺术家更高的地位，因为他们的作品可以摆脱匠气，境界更高。我这里并不是要为业余艺术家做辩护，而是想说明成为业余艺术家是每个人的天然冲动。我从艺术批评领域进入艺术创作领域，也可以说是我的天然冲动的表现。但是，回过头来看，更多的是艺术批评的压力所致。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相应的实践经验，不了解艺术创作的甜酸苦辣，在做具体判断的时候总会缺少自信，也不容易做出中肯的判断和解释。我从艺术批评领域跨界到艺术创作领域，也是内在冲动和外在需要的结果。

今天不少美术批评家都在从事美术创作，绘画和书法成了他们主要的实践领域。也有不少朋友善意地建议我可以画画和写字，尤其是我小时候还练过书法。但我并没有选择美术作为我的创作领域。我选择了戏剧，原因有许多方面。一方面我想了解更多的艺术门类，通过跨门类的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我本身做的是美术批评，如果再做美术创作，就有既做裁判又做运动员的嫌疑。就像我进入美术批评领域学到了许多新的知识一样，我进入戏剧创作领域也获得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是我在专注美学理论研究时无法获得的，它们对于我回过头来从事美学研究大有助益。

我由艺术理论研究进入艺术批评是一种跨界，由艺术批评进入艺术创作是另一种跨界，同时还包括由哲学跨界到美术，由美术跨界到戏剧。但是，这种跨界只是在艺术范围之内，我并没有越出艺术领域。我之所以跨界进入艺术理论、批评和实践领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地弄清楚艺术的奥秘所在。

回过头来看，我以美学家的身份在艺术领域中的跨界行为，处处充满了惊险。幸好每一次都能柳暗花明。如同拾级而上，每一次历险，都是一次自我提升。

2013年4月5日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目 录

上 编

- 《鹰》的力量——读张方白的油画《鹰》系列 / 3
意图主义的检验——以朝戈和丁方为例 / 7
让绘画回到手艺 / 14
飞机与蚊子的舞蹈——读《马路 2006》有感 / 22
上善若水——读徐青峰的油画《空》 / 25
辉煌的忧郁——彭斯绘画印象 / 29
宁走远路——读王华祥的版画和雕塑 / 34
历史的风景——读马堡中近作有感 / 37
凝结与氤氲——读祝彦春的水彩画 / 43
刺痛与抚慰——谭平作品的哲学解读 / 48
混沌与有序——读谭根雄的抽象绘画 / 58
灿烂的感性——对吴松油画的哲学解读 / 62
衣冠与身体——读王颉的油画作品有感 / 67
关于土的宏大叙事——读张国龙的艺术有感 / 70
平凡的灵光——读肖进的绘画有感 / 77

- 意志、想象与激情——读王斐的绘画 / 83
苦涩的意义——读石建军的油画有感 / 85
趣在法外——论戴士和油画的魅力 / 91
水的境界——读雷子人的绘画有感 / 94
传承与创新——关于刘庆和与他的学生们的思考 / 98
让我们也恶搞一把美国佬——读王易罡的绘画有感 / 103
象如日——读郭晓光的油画写生有感 / 108
清涼境界——评史新骥的画 / 111
又见奇谲——读陈流的新作 / 114
承重与失重——读六桂地艺术小组的“漂移的城市”系列 / 117
刘军的新浪漫主义 / 121
荒寒境界——读李荣林的画 / 123
舒卷的梦想——读邓新黎的绘画 / 127
理性、激情与信仰——读刘亚明的油画作品有感 / 131
往事如烟——观张新权油画展有感 / 138
适度的写实主义追求——读王少伦的油画 / 140
存在的深度——读范勃的画 / 146
视域融合与争执——读石煜的画 / 149
瞬间与永恒——读徐晨阳的油画新作有感 / 152
精神的深度——读马一平的绘画 / 156
美的魅力——读刘文进的油画 / 159
语言与格调——读裴咏梅的画 / 162
谁是玩偶？——一个画家的未决疑难 / 166
绘画的诞生——论王克举的油画艺术 / 169
打破图界——读严超的图画艺术 / 175
穿过秦砖汉瓦的风——读秦风的绘画 / 180

- 艺术作为生活之道——潘公凯艺术的美学解读 / 183
显与隐——读王彦萍的画 / 210
观念、材质和行为——读胡明哲的“微尘”系列 / 215
重建桃花源——王淑平油画的当代意义 / 220
写生与写心——读崔建军近作有感 / 224
纵情的苹果树——读徐志广的油画作品有感 / 230

中 编

- 吕鹏与中式超现实波普 / 237
永恒的现在——读郝友的装置艺术有感 / 245
“主义”之后的废墟——读应天齐的“废墟之殇” / 249
明与暗——对成勇艺术的哲学阐释 / 253
李向明的适度抽象 / 257
可塑的身体——评韩啸的行为艺术 / 265
新写实还是新波普？ / 274
王强艺术与介入美学 / 276
新老大师与新东方精神——李真雕塑的美学解读 / 283
让身体说话——读李鹤的雕塑 / 288
雄浑与劲健——读任哲的雕塑 / 293
双向超越——读孙晓晨的雕塑艺术 / 297

下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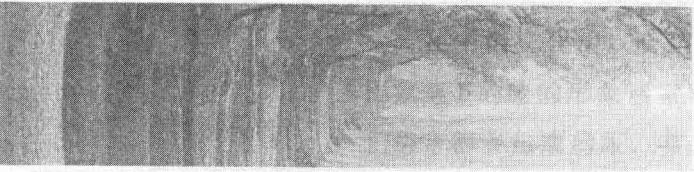
- 说不完的威尼斯 / 303
威尼斯日记 / 310
观念、文化与实验——策划第 54 届威尼斯
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馆的几点体会 / 326

第 54 届威尼斯国际艺术

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策展方案 / 333

我为何写起剧本来 / 339

我编写音乐剧《大红灯笼》的经历 / 345



上 编

《鹰》的力量

——读张方白的油画《鹰》系列

在中国文化中，鹰是凶猛和力量的象征。画家笔下的鹰的形象通常都是力量的张扬，他们通常都突出鹰的眼、嘴、爪和翅膀等最具有力量特征的部分。不过，在张方白的油画《鹰》系列中，我们根本看不到鹰的这些特征部分，或者说鹰的这些部分并不承载它的特征含义，但它们仍然能够给人以力量的感觉。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事实上，我们在众多以鹰为题材的作品中感觉到的鹰的力量是非常不同的。粗略地区分，可以得到这样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展示动物的力量；第二种是展示人格的力量；第三种是展示艺术的力量。

画家写实地再现鹰的形象，突出鹰的特征部分，就能给人塑造出一只充满力量的雄鹰，但这种力量只是作为动物的鹰的力量，当然它

可以进一步表现人格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但不是必然能够表现人格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种执着于表现鹰的动物力量的绘画，很难成功地表现人格的力量和艺术的力量。

于是，我们会看到另一种以鹰为题材的绘画。这类绘画通过舍弃鹰的大部分形象，突出鹰的某个局部特征（通常是眼），而实现象征某种人格的目的。当然，展示鹰的动物力量的绘画也具有象征人格的作用，但我们只要将它与这类绘画进行简单的比较就可以知道象征并不是它的突出特征。与展示鹰的动物力量的绘画全面再现鹰的形象不同，这类绘画为了强化象征效果，对鹰往往不做写实的再现，它们常常有意弱化鹰的形象整体，弱化鹰的动物力量，因为只有如此，鹰的某个局部特征所象征的人格力量才会凸显出来，才会成为抓住我们意识的主导部分。如果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展示动物力量的绘画与展示人格力量的绘画起象征作用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展示动物力量的绘画让我们直接看见动物而间接想起人格，展示人格力量的绘画仿佛让我们直接看见人格而间接想起动物。我们甚至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略带一般性的规律：动物力量感越强的作品，人格力量感就越弱；人格力量感越强的作品，动物力量感就越弱。古代中国画家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为了突出人格力量，他们通常大胆地牺牲或取舍或改变物体的形象。

根据同样的道理，我们可以说执着于展示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绘画，往往很难展示艺术的力量。人们也许会觉得奇怪，难道有一种像动物和人格一样的艺术吗？或者说，难道艺术在这里可以与动物和人格并列吗？或者说，难道除了成功地再现了动物力量或成功地表现了人格力量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以称作艺术的东西吗？要回应这些质疑，我们首先需要对艺术这个概念做点简单的澄清工作。我们至少有两种艺术概念，一种是评价性的艺术概念，一种是描述性的艺术概念。一个人不管以何种方式成功地再现了鹰的动物力量，都可以说他的作品是艺术，这里的艺术是一个评价性的概念。如果一个人不经意间用傻瓜相机捕捉到

一种最能体现鹰的动物力量的鹰形象，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是艺术，但他的作品本来并不是艺术，这里前一个艺术概念是评价性的，后一个艺术概念是描述性的；一个画家画出一只鹰的形象，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只鹰的形象既不能很好地体现鹰的动物力量也不能很好地象征某种人格力量，我们可以说他的作品不是艺术，但他的作品本来是艺术，同样，这里前一个艺术概念是评价性的，后一个艺术概念是描述性的。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术力量中的艺术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

执着于展示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的绘画为什么难以展示艺术力量呢？以显示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为目的的作品，当然也可以显示艺术力量，但显示艺术力量并不是它的主要任务，我们有多种显示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的方式，艺术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就像作品所显示的动物力量会遮蔽作品所显示的人格力量那样，作品所显示的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也会遮蔽作品所显示的艺术力量，因此，为了显示艺术力量，就要有意识地降低作品所显示的动物力量和人格力量。于是，我们有了一种以鹰为题材的专门展示艺术力量的绘画，这就是张方白的《鹰》系列。

与以往所有以鹰为题材的绘画不同，张方白的《鹰》既不显示鹰的动物力量也不象征某种人格力量，因为他所画的并不是充满活力的鹰，而是鹰的标本。在鹰的标本的模糊形象中，鹰的所有力量都被消解了，它既不足以显示鹰的动物力量，也不足以象征某种人格力量，但正因为如此，它强制性地中止了我们关于鹰的各种想象而呈现绘画语言本身。我们看到了有力的线条、结实的形体、厚重的色彩和粗涩的质地，整个画面给人一种雄浑苍茫之感。我们从《鹰》系列作品中所感觉到的力量，既不是直接来源于鹰的动物力量，也不是间接来源于鹰所象征的人格力量，而是来源于绘画语言本身，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说它们展示的是绘画艺术的力量。

这里的艺术力量中的艺术概念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但力量概念不